# 牝妖传

序

从来阴阳者。男女为大。男生阳具。乃为入妇人胯下之穴。女生阴户。自是阴阳合媾。阳精泄注之所。阴阳合

媾。天地演化也。本是自然之理。怎奈人之为人。贪也。一男合一女。尚不知足。却贪美色。见色而起欲。男逞雄

刚。女生娇羞。似干柴欲烈火也。却叫荐枕巫娥。自叹弗如了。只是世间男女。皆好为此。

惹得多少闲话。此短他长。

有前朝岳飞武穆公者。满门忠烈。有子岳雷。承父志。扫胡虏。洗雪靖。康之耻。后有。精忠岳传。广有传颂。

甚是风光。只是书中英雄。言行颇多岸然。

非人之所为也。余难信之。尤其牧羊城一战。金邦二女将。皆美貌者。一死一降。

死者惨烈而降者快。皆因一宋将也。倒也合情。却是那宋将之义。前刚而后废。

甚不合理。余惑之。上下查考。却是另番故事也。正叹天下大事。莫出春宫二字。

却有饱学者鄙薄菲论。余难缄口。且理文思。笔录故事。尽予后人评说。

甲申孟春。雨雪山人结于既罢堂。

花容报仇伍连遭擒兰汤濯手完颜阵亡

诗曰。

一切为有法如梦幻泡影如露又如电应做如是观。

话说阴府幽冥森森然天条之地阳间冤孽无有不赴此拜服的。那阎君每日秉公判断。发落有序。这一日。有小鬼

押上一个妇人来。阎君观看。面貌正在妙龄。

只是一副身子。从左肩膀到小肚子下。叫人劈做了两半丬。手捧了五脏六腑。

血淋淋拜在阎君驾前。只是叫苦。阎君问道。你这妇人。因何叫苦。妇人哭道。

妇人本名荷香。叫金国大元帅完颜兀术。先奸后杀。斧劈而死。实实苦也。阎君闻听。唤过判官。翻查生死之

簿。喝道。孽障。尔本是天山千年牝狐。因修得正果。

前番许尔下世为人。做了辽国大元帅白天祖的夫人。扶助本夫。把守洪州。

怎知尔淫性难改。竟贪慕敌将杨宗宝美色。沙场通奸。叫其本妻穆桂英捉奸正着。

挑杀在洪州城外。罪当打回原形的。因念尔修道不易。方才饶你。尔又说宋将负心害你。要报此仇。也是实情。

故而许尔再投女胎。做了宋臣张邦昌的义女。助那奸贼陷害岳飞。怎奈那岳飞乃是佛祖身边大鹏托身。本不是尔等

害得的。只为叫你报仇。让他吃些苦头罢了。尔既是报了前世之仇。由尔淫乱宫闱。诱惑赵构不理朝政。叫金兵攻

陷南京。也算是销了旧帐。怎奈尔狐淫难改。竟迷惑兀术在尔身上耗费精髓数月。以致战败。那兀术本是黑虎转世。

其元阳至宝。尔本不配得之。既贪得了。便折了你的阳寿抵偿。故而有此一死。只是如今算来。尔所折之寿。倒不

足抵尔所得兀术精髓。只好令尔再去投胎。死保金国。偿还旧帐。那妇人叫道。此回求投男胎罢。阎君喝声。自有

分晓。早有小鬼使叉一架。将妇人送到奈何桥头一丢。竟望下界投胎去了。暂且不提。再说那南宋偏安一隅。已有

十数载。这一年。金邦兀术又统大兵来犯。高宗闻听大惊。活活吓死了。以下孝宗即位。昭雪了岳飞一门冤案。又

拜岳爷二公子岳雷为帅。统领三军扫北。恭迎徽。

钦二帝还朝。岳雷领兵。苦战数年。终得全胜。班师之日。孝宗下召。犒赏三军。

岳氏满门。封妻荫子。岳家军众将。各有封赏。内中有位将军。唤做伍连。

其父伍尚志。本是洞庭湖反贼杨么部将。因擅摆阵法。颇得杨么喜爱。就将养女许配于他。怎知那妇人本是岳

飞的表妹。叫杨么杀了满门。立志报仇。成亲之夜便劝伍尚志归降。那伍尚志有心招安。果然反了杨么。投在岳飞

帐下。怎知岳元帅遭了秦桧的陷害。屈死风波亭上。岳家军将士。亦做鸟兽散了。这伍尚志也弃官回乡。与妻子团

员。夫妇二人生得一子。唤做伍连。算来亦是岳飞的表外甥。

这伍连长成十六。七岁。便寻着岳雷兄弟们。从此弟兄一处。南征北讨。十年沙场。

今日随岳雷扫北归来。天子论功行赏。为他斩将夺城。功在一等。敕令封江陵总兵。其妻完颜瑞仙郡主。本是

金邦牧羊城主帅完颜寿之女。因他献城有功。

亦封做诰命。夫妇二人与众兄弟辞行了。就带得家眷前赴金陵上任。如此好不风光。

只是任上不过半年光景。夫妇就双双得了个异症。那伍连的阳具夜夜做痛。

且是一日短于一日。这瑞仙郡主的阴户却是白日生疼。且是一日窄于一日。竞做不得夫妻之事。遍请郎中。终

是难治。就贴出榜文。凡可医异症者。赏千金。这一日。

有一游方道士登门。声言能医异症。总兵请至后堂。望闻问切以毕。道人言道。

将军所得此症。非是病症。乃妖气缠身也。伍连问道。妖气何来。道人言。

将军可曾服过甚么妖物。伍连道。不曾吃过。道人言。若未吃过。将军脉中怎有妖气做怪。伍连问道。是怎样

的妖气。道人言。此症非别。乃是一妖妇的阴气在脉中作怪。将军与夫人定是服了这妖妇的肉身。以致耗损阴阳。

错乱元气。故有此症。

那伍连闻听。吃了一惊。言道。莫非是他。啊呀。我命休矣。不觉泪下。各位看官。你道这伍连惊惧如此。却

是为何。再有那妖妇又是何人。怎叫他夫妇二人吃了肉身。却是有一段风流的往事。需得慢慢道来。

正是。

一捧泪撒惊重泉。芳冢香坟衰草连。

若将怨曲从头诉。定得金刚泪垂怜。

且说当年岳雷领大兵扫北。一路征战。过关斩将而来。并无阻挡。大军过了界山。养兵三日。岳雷就点欧阳从

善为头队先锋。带领一万人马。自己同众将引大兵在后。望着牧羊城进发。

但见。

号旗一展三军动。画鼓轻敲万队行。

腾腾杀气冲霄汉。簇簇征云盖地来。

不一日。来到牧羊城。欧阳从善上马提斧。带领兵卒。来到牧羊城下讨战。

那牧羊城内的守将。乃是金邦宗室完颜寿。生得虎头豹眼。惯使一口九耳连环刀。

有万夫不当之勇。手下有两员副将。一名戚光祖。一名戚继祖。原是宋军统制戚方之子。戚方叫岳飞斩了。兄

弟二人就降了金邦。分拨在完颜寿帐下。得知宋将在城下讨战。就上马提刀。带了戚氏兄弟。开关出城应战。两下

话不投机交起手来。战到二三十个回合。欧阳从善手略一松。被完颜寿拦腰一刀。斩于马下。

宋军抢回尸首。完颜寿也不追赶。掌着得胜鼓。回得城中。算来虽嬴了一场。终究众寡不敌。就连夜写本。差

人飞往黄龙府去讨救兵。金主接了告急本章。忙请四王叔兀术上殿商议。兀术道。可速传旨往鹞关去调元帅西尔达。

先领兵去救应。

我这里再去求请高人出山。助我金邦。金主道。全仗王叔维持。当即降诏书。

差番官往鹞关宣调西尔达。星夜往牧羊城救应。且说那鹞关总兵西尔达。擅使一口赤铜刀。勇冠三军。膝下无

子。只有一个女儿。唤做西云小妹。年方二九。生得姣美姿色。袅娜身材。手中一口绣鸾刀。亦是万夫不挡之勇。

且得了高人传授法术。本领更是了得。如今西尔达接了金主调兵的旨意。随即同了女儿西云小妹。

率领本部人马。离了鹞关。一路滔滔。不一日。到了牧羊城。完颜寿出城迎接。

进城相见已毕。置酒款待。另在教场傍侧扎营安歇。次日。探子来报。宋朝大兵已到。有将士讨战。西尔达随

即披挂上马出城。把人马摆开。完颜寿同着戚氏兄弟上城观战。只见宋营中一声炮响。门旗开处。一员小将出马来

到阵前。生得来。

千丈凌云豪气。一团仙骨精神。挺枪跃马荡征尘。四海英雄谁近。身上白袍古绣。七星银甲龙鳞。岳霆小将显

威名。当先飞马出阵。

那岳霆大叫一声。番将。早早投降。饶你一城性命。若有迟延。顷刻即成齑粉。休要懊悔。西尔达把马一拍。

出到阵前。好生威风。

但见。

一部落腮胡子。两条板刷眉浓。

脸如火炭熟虾红。眼射电光炯炯。

头上分开雉尾。腰间宝带玲珑。

鹞关大将逞威风。叱咤山摇地动。

西尔达大喝一声。乳臭小蛮。焉敢犯我疆界。快通名来。好取你的驴头。岳霆笑道。我乃大宋天子敕封武穆王

第三公子岳霆的便是。我这枪下不挑无名之将。

也报个名来。西尔达道。某乃金国鹞关大元帅西尔达是也。今奉圣旨。特来拿你这班小毛虫。不要走。看家伙

罢。提起赤铜刀。拦头便砍。岳霆使动手中烂银枪。

架开刀。攒心直刺。刀来枪架。枪去刀迎。战了三四十个回合。那西尔达虽然勇猛。怎当岳霆少年英武。手中

这杆烂银枪。犹如飞云掣电一般。看看招架不住。

赤钢刀略松得一松。早被岳霆一枪。刺中肩膀。翻身落马。再一枪。结果了性命。

岳霆下马取了首级。宋营众将呐喊一声。冲杀过去。完颜寿在城上见了。慌忙扯起吊桥。擂木炮石。一齐打下。

岳雷传令。鸣金收军。记了岳霆的功劳。那金兵只抢得西尔达的没头尸首进城。西云小妹放声大哭。完颜寿即命匠

人雕成一个木人头。来凑上成殓。把棺木暂停在僧寺。次日。西云小妹全身素白披挂。带领番兵出城。坐名要岳霆

出马。小校报进中军。岳雷仍领众将出营。列成阵势。

但见金阵上一员女将。生得。

娇姿袅娜。庸拈针指好轮刀。玉貌娉婷。懒傍妆台骋马游。白罗包凤髻。雉尾插当头。素带湘裙。窄窄金莲挑

宝镫。龙鳞砌甲。弯弯翠黛若含愁。杏脸通红。

羞答答怕通名姓。桃腮微恨。娇怯怯欲报父仇。

正是。

中原慢说多良将。且认金邦一女流。

那西云小妹立马阵前。高叫。宋营将士知事者。快将岳霆献出。偿我父亲之命。若少迟延。教你合营多死于非

命。半个不留。岳霆听了大怒。飞马出阵。大叫。贱人休得要逞能。俺岳三爷来也。拍马抡枪。望着小妹当胸直刺。

小妹舞动手中绣鸾刀。迎住厮杀。战不上七八个回合。小妹那里是岳霆的对手。便把绣鸾刀一摆。回马败走。岳霆

随后赶来。小妹回头望见岳霆近了。就暗暗间把左手两个春笋般的嫩指头去探进胯间。原来那裤裆上开有个暗缝。

手指头进去。便摸着一条素带。大凡是妇人吸经血用的。小妹使着。非是来了月事。却是为何。且待细细解说。自

是明白。再说这小妹手指头扯开素带。正探着阴户。须知妇人那阴户上皆生得一粒肉珠。唤做阴核。乃是妇人生淫

旺欲的宝贝。小妹手指头儿一拨阴核。只觉得小肚子里一紧。心头微颤。就有一种欲火酥遍了浑身。立时阴根松动。

元阴汹涌。生出一种阴汁来。聚于阴户内。若是一般妇人。阴户到了这般光景。便可迎阳入媾的了。小妹却非如此。

却是再以手指头儿抠拨玉门。那阴户内本是憋住了阴汁的。如此抠拨。好似开闸泄水一般。阴汁立时喷涌如泉。将

小妹春笋淋个黏湿精滑。余下的叫那素带吸了。你道这小妹阵上又行交媾之事，要手指蘸这阴汁做甚。原来这西云

小妹曾遇异人传授阴阳二弹。需得要这阴汁作法。

再看小妹左手抽出裆来。去在腰间黄罗袋内摸出一个阴弹。在那两个嫩指头儿上一滚。蘸饱了阴汁。扭转身躯。

望着岳霆打来。只见一道黑光。直射面门。

岳霆一个寒噤。坐不住鞍鞒。跌下马来。小妹转马。来取首级。宋阵上樊成一马冲出。

挺枪挡住小妹。众人将岳霆救回。那西云小妹与樊成战了三四合。又去拨动阴核。

酿出阴汁来。将玉指浇个细腻淋漓。向袋中摸出那个阳弹。叫阴汁润了。劈面打来。但见一块火光。望樊成脸

上飞来。樊成叫声。阿呀。把头一仰。翻身落马。

亏得伍连见了。挺起画杆戟。叫声。蛮婆。休要动手。我伍连来拿你也。西云小妹抬头一看。见那伍连。

紫金冠。紧束发。飞凤额。雉尾插。面如傅粉俏郎君。唇若涂朱可爱杀。狮鸾宝带现玲珑。大红袍罩黄金甲。

若不是潘安从出世。必定西天将下活菩萨。

这西云小妹一见伍连生得齐整。只觉得耳热心跳。酥胸微胀。身子立时酥了半边。心下暗道。我那番邦几曾见

这等俊俏郎君。不如活拿这南蛮回城。得与他成其好事。也不枉我生了一世。便舞动绣鸾刀。来战伍连。伍连举戟

相迎。一来一往。战有十余合。小妹回马又走。伍连道。别人怕你暗算。我偏要拿你。拍马追来。小妹暗暗见探手

进裆里。摸着阴户。挑动阴核。只觉浑身酥麻。方才拨那玉门。怎知下面。噗哧。的一下。阴汁喷溅如注。竟湿了

鞍鞒。你道怎的。却是这西云小妹方才两次挑逗阴核。已是撩动了春心。元阴勃勃而动。酿得阴汁汩汩。

又见伍连美貌。立时淫欲熏心。阴根失据。致使阴汁狂泄。较平日多胀了一份。

如今这一泡汁水正浓。胀的火热。憋在玉门里的当口。小妹再挑阴核。激那元阴。

又酿下一股阴汁来。这三份阴汁积着。玉门早是憋不住了。故而小妹方才轻轻拨了一下。便叫玉门洞开。汁若

泉涌。溅得胯下腻滑一片。小妹抽手来看。但见手指头上滑滑腻腻。滴滴答答的。尽是阴汁。大喜。就去在腰间取

出一条白龙带。

擦浸了汁水。祭起空中。喝声。南蛮。看宝来了。伍连抬头一看。只见空中一条白龙落将下来。将伍连紧紧捆

定。被小妹赶上来拦腰一把擒过马去。宋阵上严成方。舞动八棱锤。畲雷使起双铁锤。韩起龙摇着三尖两刃刀。陆

文龙挺一对六沉枪。一齐赶上来救。伍连早被小妹擒在马上。掌着得胜鼓。拽起吊桥。进城去了。

岳雷只得鸣金收军。同众将回转大营。闷闷不乐。且按下慢表。先说那西云小妹擒了伍连回到营中。解下白龙

带。将伍连囚在陷车内。吩咐四名小番。将他推入后营。好生看守。自己回转闺帐。一路春心浪荡。阴户内许多阴

汁。止不住的泄下来。早将裆里素带浸透。直湿到裤子上。忙叫一个心腹侍婢。叫做彩鸿。

取出干净中衣来换。那彩鸿见西云小妹粉面生春。杏眼流盼。一条素带黏湿津滑。

滴得一地。早猜着几分。便笑眯眯。觑那小妹。小妹见了。言道。傻小丫头。笑的甚么。彩鸿言道。今天这般

湿透。小姐莫非是撞见甚么俊俏后生了。小妹闻听。

叹口气道。俊俏后生倒是有。怎奈他是个宋将。叫我做法捉了来。若是要他成亲。

只怕他不肯。又与他有父仇。若先贪那快活勾当。只怕不妥。彩鸿道。小姐既是为难。这也容易。吩咐将他斩

首。一了百了便是。小妹言道。只是他生得美貌。

番邦那里见得。若是杀了。我却舍不得。彩鸿笑道。既舍不得他。彩鸿这里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小妹道。

你速讲来。彩鸿问道。小姐。害了老爷性命的。

可是这宋将么。小妹道。倒也不是。彩鸿笑道。这便是了。俗语道。冤有头。

债有主。既不是他害了老爷性命。小姐与他有何冤仇。再者。两军阵上。各为其主。

那后生虽是宋将。却又不是存心来害小姐的。故此小姐若是招他为婿。合情合理。

有甚么妥当不妥当的。小妹闻听大喜。笑道。倒是有理。便着彩鸿私下去说。

他若肯降顺。情愿与他结为夫妇。同享富贵。

正是。

只言化解两国忧。词组消除弑父仇。

亏杀月老小丫头。生叫巫女就孔丘。

你道这番妇怎的这般贪淫哩。反不把父仇为重。却需知那番邦本缺少教化。

妇人并不识甚么是羞耻。故而那乱伦淫媾之事。倒好似饮食。不过平常而已。

似这西云小妹如此寡廉鲜耻。在番邦却倒是好事了。再有那番邦野牧为生。人丁兴旺方可过活。若不淫媾。何

以多有子孙。如此更看个淫字为重。这西云小妹刚死了父亲。家内无有了男子。正要紧招夫入赘。故而将那国仇家

恨。抛在一旁。

偏思淫欲了。闲话丢开。且说这彩鸿领命前去。到后营中。对那伍连说知。伍连吓了一跳。暗道。这婆娘好不

识羞耻。父仇未报。先贪淫欲。我怎能应得。摇头不肯。被那彩鸿再三参掇。不觉偷眼觑那彩鸿。

生得。

冰肌藏玉骨。衫领露酥胸。

柳眉积翠黛。杏眼闪银心。

月样仪容俏。天然性格骚。

体若燕藏柳。声如莺啭林。

半放海棠笼晓日。才开芍药弄春情。

暗道。方才阵上。觑那婆娘倒也生得几分姿色。我伍连也是风流公子。如今南征北战。军纪森严。多时未有快

活事了。如今既是送上门来的。凭我的本钱。

也叫那婆娘舍我不得。待成了好事。再要他献出城池。一起归宋。他又有何推托的。如此岂不两全。才要答应。

又一转念。万万使不得。这婆娘使得妖法。

才将我捆来的。闻听人说。这等番邦妖妇。皆是有些手段。专行采阳补阴。若是与他们瓜葛。叫他们吸干了阳

精。那里还有活命。如此。万万应不得。只是若不应。

怕活不到明日。不如假意应承。好再图机会。便对那婢女道。我乃被囚之人。

既蒙不杀之恩。但有一事。那欧阳从善是我结义兄弟。誓同生死。今被完颜寿害了。

若与我报了此仇。情愿依从。并去说那岳家兄弟。一同到来归降金国。若不杀得完颜寿。宁甘一死。决不从命。

彩鸿将此话回复了西云小妹。小妹正在心持两端。

疑惑不决。忽报。完颜寿元帅差官持着令箭来。要捉的宋将去斩首号令。小妹吃了一惊。便叫军士对差官说。

我父亲被岳霆挑死。大仇未报。要捉了岳霆。

一同斩首祭我父亲的。打发了差官。天色黑了。小妹吩咐摆上酒来。孤斟独饮。

心上爱那伍连。想道。这完颜寿乃是一城之主。如何杀得。只是若不杀他。那美貌郎君便不依从。只是嘴边难

得的好果子。真真爱煞人也。偏吃不着。叫人好不烦恼。

想着叹声。好冤家。倒难为我了。不觉粉面含怨。吃得酒醉了。也不梳洗。

口中念道。美貌的冤家。倒头便睡了。

正是。

一春幽恨锁眉尖。多厌扬花乱朴帘。

羞看鸳鸯双戏水。不堪孤枕独成眠。

再说那差官回府去缴令。完颜寿闻听。言道。既是如此。也随他罢。一边瑞仙郡主言道。父王。不可由那贱人

猖狂。完颜寿道。女儿不知。如今大兵压城。

尚须他家人马助战。且让他一回。郡主道。父王容禀。这贱人捉了宋将。不肯解来。如此无礼。可见是目无父

王了。再有。他既不听父王号令。恐有不臣之意。

若由他猖狂。外人只道这捉杀宋将皆是他的功劳。父王脸面何在。日后只恐军心丧失。叫他夺了兵权。也未可

知。完颜寿闻听大怒道。这贼婢略胜了一阵。

便这般小觑我。待我明日出阵也拿两个宋将来。羞这贱人。当日过了一夜。到次日。

有小校报说。宋将在城外讨战。完颜寿听了便同戚氏兄弟领兵出城。一面着一小番。请西云小妹出城观战。看

我擒拿宋将。西云小妹遂带本部人马。在吊桥边齐齐摆列。看完颜寿横刀跃马。过了吊桥。大叫。宋营中有不怕死

的快来纳命。

喝声未绝。宋营中一声炮响。飞出一将。坐下红砂马。手挺六沉枪。大叫一声。

陆文龙在此。快快下马受缚。完颜寿摇刀直砍。陆文龙双枪并举。一场好杀。

二将交锋在战场。四枝膀臂望空忙。

一个丹心扶宋室。一个赤胆助金邦。

一个似摆尾狻猊寻虎豹。一个似摇头狮子下山冈。

天生一对恶星辰。各人各为各君王。

这边西云小妹眼里观战。心里倒念着伍连十分。禁不住心头浪起。耳热心跳。

下面阴户立时热热痒痒起来。小妹暗道。不好了。这会子怎的浪起火来。就把自己的手指头咬了几下。要压下

火去。怎奈心下全是伍连的模样。这股欲火早窜在浑身。那里压得住。阴户上越发骚痒起来。好不煎熬。大凡妇人

如此。须得有阳具抽插。方可化解。只是如今沙场之上。那里做得了。只是西云小妹痒得熬不得了。偷觑四下。众

人果然只顾阵上厮杀。心下暗喜。就暗暗见使披风儿遮在裆上。

一只手去胯下。隔着裤子挠那阴户。要解那痒。怎知却挠在了阴核上。春心哄动。

淫欲立时便迷了心窍。再顾不得甚么。探手指头进暗缝里去。挑拨阴核。只三。

两下。就有一种快活酥麻。浸透浑身。好不销魂。大凡妇人至此。刀架在脖子上。

也是要快活的。何况小妹呢。既如此。索性放纵玉指。乱拨檀弦。快活起来。

正是。

女将阵上乱春心。权将春笋替玉茎。

桃花庵门酥汤泼。阵上厮杀怎关情。

那边阵上两个战到四五十个回合。完颜寿招架不住。大叫。西云小姐快来助我。再看那西云小妹脸映桃红。檀

口娇喘。柳眉微蹙。凤眼迷离。胯下一支好宫商。正拨在高山流水的当口。魂儿早飞在半空。那里听得见。呆呆的

在吊桥边。

勒马站着只不动身。完颜寿又战了三四合。只得回马败走。刚至吊桥边。陆文龙已经赶到。手起一枪。将他挑

下城河。作了个水中之鬼。那边小妹方才心头一紧。

娇躯一颤。香魂一散骨头一酥。桃花潭水泄了一片。细细香汗腻了一身。还在心晕神迷。娇喘息息。忽闻陆文

龙喊一声杀。招呼众军抢桥。小妹吓了一跳。

也顾不得细看阵上光景。忙忙叫城上军士拽起吊桥。弩箭齐发。可怜戚继祖。戚光祖两个。上不及吊桥。宋军

一拥。跌下坐骑。双双的被众马践为肉泥。三千番卒不曾留了一个。那西云小妹回马。只在城上望见。

正是。

毒蛇口中芯。黄蜂尾上针。

两般皆俗物。最毒妇贪淫。

陆文龙掌着得胜鼓。随着大军回营。岳雷记了陆文龙大功。犒赏军士。暗暗差人打听伍连消息。且说西云小妹

回转城中。早有完颜寿的女儿瑞仙郡主。一路大哭迎来。小妹见了。连忙下马搀着郡主的手。那郡主哭得泪人一般。

抬头见那小妹。

正是。

俏粉面飞霞稍退。秋波伴香汗细腻。

酥胸饱微颤龙鳞。羞私处兰麝香馨。

郡主暗道。我父王没了。这淫妇却是这种发骚的样子。端的可恨。言道。小姐何时替我父王报仇。小妹劝道。

郡主且免悲伤。待小妹明日去拿那南蛮来。与令尊翁报仇便了。郡主言道。如今有件大事。就是速去抢回我父王的

尸首来。全城挂孝。小妹道。宋兵未退。若去城河内捞起王爷尸首。宋兵趁此杀来。怎能抵挡。再有全城挂孝。耗

费钱粮。如今宋兵攻打甚紧。还是缓些时日。待宋兵退了。

再祭奠王爷不迟。郡主闻听。暗道。好个贱人。如此无礼。莫非要夺我家的兵权吗。只是若要发作。如今父王

没了。城中兵将多是这贱人带来的。恐斗他不过。

也罢。先忍他一时。待宋兵退了。再做理论。就放开悲声。哭他父王。小妹见了。

心中也有些不忍。就替他拭了眼泪。又安慰了几句。命四个随身女将。叫做玉瓶。

琼璧。娇蕊。媚露的。送了郡主回府。小妹自回营中。心下暗喜。便叫彩鸿到后营去与伍连说知。今日完颜寿

已被宋将杀死。小姐坐视不救。与你报了义兄之仇。

何不趁着今夜吉辰成了好事。就将帅印交你掌管。何如。不因彩鸿去与伍连说出这番说话。有分教。落花有意。

翻成就无意姻缘。流水无情。倒做了有情夫妇。

正是。

神女有心来楚岫。襄王无梦到阳台。

不这伍连如何应答。且听下回分解。

演春宫番鸾群磨镜困囚笼蛮虎独得法

诗曰。

娇羞袅娜世无双。愿得风流两颉颃。

襄王不入巫山梦。恐劳宋玉赋高唐。

这一首诗单道那西云小妹看中了伍连风流少年。动了邪念。一心想与他成就好事。竞忘了父母之仇。这伍连是

个豪杰汉子。怎肯下气求生。那知小妹一片痴心。反成了他意外姻缘。自己落得一场话靶。闲话丢开。且说那彩鸿

来对伍连说知。今日完颜寿战败。我家小姐坐视不救。被宋将挑死。报了你欧阳之仇。何不趁着今晚良时。与俺家

小姐完成好事。明日你就是帅爷了。伍连听了又喜又愁。

喜的是完颜已死。愁的是小妹要他成亲。想了一想。便对彩鸿道。既与我报了仇。

你家小姐就是我的恩人了。敢不从命。但是婚姻大事。岂可草草。无媒无证。

岂不被人笑话。须得要我宋营中一个人来说合为媒。方是正理。若不通知。便是苟合了。这断断使不得。彩鸿

只得回复了西云小妹。小妹细想。那宋营中人如何肯到此。也罢。待我明日到阵上擒一员宋将来。叫他为媒不怕他

不从。主意定了。

吩咐摆上酒来。忽有四员女将进来。小妹看见。却是自己亲随的女将。叫做玉瓶。

琼璧。骄蕊。媚露的。这四员女将。本是小妹的姨表姊妹。自幼一处过活。

习文练武。只是这班女将本为小妹姊妹。怎的甘心做他随身女将。听她号令。却须得要从头道来。且说这西云

小妹八岁时便见月红之事。家人皆以为病。遍请明医。

未见得好。一日。有一道姑登门。言称万锦山千花洞出家。法号乌灵圣母是也。

可医异症。西尔达大喜。唤出西云小妹来。乌灵圣母细看其阴。见小妹虽只八岁。

阴户却似及笄之女。且那一点阴核圆润如珠。非比寻常。圣母大喜。言道。

令千金生有异阴。乃天赐我徒也。不如叫他拜我为师。习学本领。日后也好光宗耀祖。

西尔达闻听大喜。忙忙置礼备金。行了拜师之礼。那乌灵圣母便将小妹带至万锦山千花洞。先断其齿红。再传

其阴阳采战之法。如此修炼三年有余。到小妹十二岁光景。已修成法身。乌灵圣母大喜。亲送小妹回得鹞关。嘱咐

其父西尔达。

我那徒儿修炼已成。日后须得要积蓄元功。方成正果。故而有一件东西不得缺少。

西尔达问道。不知是何物。请道长明示。圣母道。便是要那年少精壮后生做的引子。不得短缺的。西尔达道。

有。有。有。我乃鹞关总兵。麾下军卒两三万人。

怎会少得后生。只是小女年幼。如此修炼之法。日后传扬出去。岂不是耽误了婚配大事。乌灵圣母道。非也。

此功源出巫山神女。虽修男女之实。却无破阴之虑。

可保徒儿贞洁素身。西尔达大喜。父女二人拜送圣母回山。那西尔达为他女儿早日修成正果。便叫那鹞关满营

军士。随他挑选。那西云小妹自然修炼勤奋。

故而这西云小妹贪行交媾之事。并非只图快活。却是要紧的正事了。原本这阴阳采战之法在小妹乃是炼阳补阴

之术。非是淫媾快活可比。须得要七日一回。当日寅时即起。小妹仰卧榻上。高挑玉腿。舒展阴户。行雁翅于飞之

势。就招十六以外。

二十以内。精壮后生一名伺候。那般小后生怎得见如此风光。无有不销魂的。

忙不得的将命根子望鬼门关内送去。那小妹便行法术。不下一刻功夫。便可吸阳取精。如是者三。四回。待后

生精竭阳枯。将阳根一并射了。方才罢手。此为外炼。

至午时小憩。须要品箫舔笛。尽噬元阳。那小妹一条红舌厉害。却似勾魂牌一般。

那般小后生只贪快活。将阳精魂魄。一并奉送。小妹嘴里接满了。便咽在肚内。

使本身元阴去和他。此为内炼。午睡醒了。小妹俯卧榻上。以枕迭腹。玉尻高翘。

阴户全展。行此虎伏之势可叫阳具深入。亦可磨砺阴核。致使阴根松动。内外所炼阳精汇于丹田。和酿元阴。

故而招后生抽插二百合。断不可丢泄。只提精醒神。

养蓄淫欲。夜至酉时。须得要精壮后生二。三人交媾。遍演春宫。尽力丢泄。

如此不是将方才炼的元阴丢泄干净了么。非也。须知道那阳精炼做元阴。却剩下些个秽物。本身伤阴的。须得

要丢泄干净才好。若要丢泄干净。只有待魂飞魄散时刻。阴根松动。将秽物化于阴汁之内。丢泄于外。却须五。六

回方可干净。故而西云小妹须得要二。三后生。车轮上阵。这个射了阳精。那个便来补上。定要叫小妹丢泄干净为

止。如此那伺候小妹的后生再精壮的。也浑身酥了。多叫人抬了出去。也有在小妹身上脱阳的。若伺候的小妹高兴

了。小妹使个还阳的法子。

还可留条性命。若是小妹不悦。就拖出去埋了。只是那般后生。尝过小妹滋味的。

知道鲜美。怎能不贪嘴。到那日子。总有二。三十个宁可花下死的来排队。

小妹再是贪淫。也派付不过来。正值身边玉瓶。琼璧。骄蕊。媚露这些姊妹。闻听小妹有如此快活。皆来向他

打听密法。小妹也不推辞。便将秘法传授他们。一来可将那班后生送他们些人情。叫他们也得快活。二来也可叫姊

妹们试验那班后生。

若不中用。自己便不要了。免得修炼要紧时。遇着个不中用的。反倒麻烦。

怎奈这般淫妇皆无慧根。一两回下来。皆成了破瓜。只是这般番妇。本不知羞耻的。

反倒离不得交媾的事了。便情愿跟随小妹。做个随身女将。也好与他同享快活。

今日这般淫妇。本是押解粮草。晚到两日。闻听老爷没了。先是一悲。又闻听小姐捉得一个宋将。前去观看。

果然美貌。知道必有喜事。故而护送郡主回了王府。

就前来道贺。小妹多日未与姊妹欢聚。自然欢喜。吩咐排摆酒宴。大家痛饮起来。

怎知这四个妇人吃了酒。哄动了春心。思想那宋将美貌。只觉心头痒痒。脸上烧将起来。一片做红。下面阴户

上湿津津渗出一线阴汁来。确是淫瘾发了。小妹见了。笑道。姊妹们莫非看中那员宋将了。这也不难。让与你们便

是。玉瓶道。

姑娘怎的这般讲话。我等姊妹一处快活。这许多年。没道的争风吃醋的。妹妹即得了美貌宋将。理应恭贺。那

里有夺爱之理。琼璧道。姊姊说得有理。只是那宋将颇有姿色。确是浪起我的火来。媚露道。莫要再提了。我这才

换的裤子。这会子又湿了。那娇蕊一把抱住媚露道。好妹妹。你那露水。赏我尝尝。说罢就要去脱媚露的裤子。嘻

笑之间。那彩鸿言道。小姐们既是兴致好。不如大家快活一回。

也叫那宋将见识一下。他若奈不得。不要小小姐去寻媒证。便答应了。小妹闻听。

点头称是。就对玉瓶道。姊妹们使出手段来。馋那宋将。改日我与他成了好事。

自少不得赏你们的。就吩咐小番将伍连装在囚笼里。抬进帐来。那伍连进得闺帐。

正自疑惑。忽见那西云小妹立在眼前。

但见。

凤神妩妩。体态媚娜。

眼如秋水澄波。眉若春风拂柳。

素带半笼乌云上。粉面霞飞。

朱唇艳蕊。绿鬓边坠星正灿。

轻笼玉笋。罗衫儿紧衬酥胸。

缓步金莲。绣带儿秀飘杨柳。

真个是。

挪一挪。撒芬芳。

行一步。可人怜。

伍连还要观瞧。却见小妹转身下下去。又有一位年少佳人。从屏风后面出来。

先头的是那个说合的彩鸿。上前来道。我家小姐恐将军寂寞。特意叫姊姊们演个戏来。替将军解闷。伍连道。

多谢小姐美意。但不知是甚么戏码。彩鸿笑道。

却不是老戏。只是小姐和将军的典故罢了。伍连闻听。不解。却见屏风后面出来一员女将。素白披挂。手提绣

鸾刀。年若及笈。生得温润婉转。好像小妹的模样。

那彩鸿言道。这是琼璧姊姊扮的我家小姐。姊姊年方二八。喜欢后庭花中快活。

绰号叫做。膀上春。伍连看那琼璧。

正是。

面如满月初长成。映得丹霞百媚生。

秋波润眸多流盼。弱柳做腰常动情。

那屏风后又转出一将。红袍金甲。手提方天戟。分明是自己的模样。彩鸿笑道。这是玉瓶姊姊。今年二九有一。

比我家小姐年长一岁。最擅舌耕品箫。有个绰号叫做。樱桃馋。将军看他扮你的模样可象么。伍连细看玉瓶。

正是。

天姿秀丽毋粉妆。体态妖娆自纤裳。

云含春黛西子梦。玉琢冰肌太真将。

伍连正在观看。却见玉瓶挺起画杆戟。叫声。蛮婆。休要动手。我伍连来拿你也。挺戟就刺。那琼璧举刀相迎。

战了几合。琼璧回身败走。玉瓶随后追赶。

一个圆场下来。琼璧挥手抛出一条素带。将玉瓶套住。上前一抱。这边彩鸿忙搬上一张竹榻。放在伍连眼前。

却见玉瓶。琼璧二人。皆抛了兵器。那玉瓶上前将琼璧身上衣甲扯尽。但见这琼璧生得通体如雪。连那阴毛亦是雪

白。却不鬈曲。

编做九缕。垂髫尺下。掩映阴户。有名叫做。雪掩春门。唯有一双乳头。与那点樱唇一般。煞是红艳。

正是。

堆雪人儿酥若化。点就赤樱灿若霞。

银丝泻处妙渊隐。挑帘探关郎爱煞。

伍连正在吃惊。再看玉瓶也将衣甲卸尽。但见玉瓶阴户上金光灿烂。却是一片黄色的阴毛。矫矫绕绕。上及小

腹。下密裆间。有名唤做。金玉渊。

正是。

温玉伴金缕。光华难得觑。

绕得秋菊品。滋润有沟渠。

那琼璧娇声道。将军。奴家娇弱。求将军轻些个。玉瓶道。小姐。待我伍连来伺候你。就探手去琼璧私处。挑

开雪帘。正现着阴户。一片粉嫩娇红。一挑阴核。立时阴汁淋漓难止。再看那琼璧。只将身子趴着。手脚踞地。把

个雪白的玉尻朝天。正透出双穴。彩鸿忙取出一件玉器来。却象弯弯的棍子。两头做成阳具的样子。叫做。藤津。

本是两个妇人寻欢用的。递于玉瓶。玉瓶拿了。怒道。傻小丫头。这般干燥之物怎可用在小姐身上。彩鸿笑道。奴

婢这就去湿润了他。玉瓶道。慢来。你那点露水。且不足用。我有一马童。叫他前来便了。就点手一招。

马童何在。却见屏风后出来一位佳人。小番打扮。见他生得。

杏眼浑如电光闪。酥胸真似截菡肪。

怎有蛮腰胜飞燕。惹得身儿多突翘。

那小番过来。插手施礼。将军唤我那旁使用。玉瓶道。以尔露汁将这宝贝润滑了。我好与小姐快活。小番道。

润滑宝贝不难。但有一事。求将军恩准。玉瓶道。何事。小番道。将军且看。这小姐爱那双穴的快活。将军只有一

件宝贝去插一个穴。岂不叫另一个寂寞。不如我与将军一同伺候小姐。成全了他。玉瓶笑道。

你说的倒有理。如此你我一同成全他。小番道。得令。再看小番忙忙卸尽衣甲。

现出一身的白肉。那边彩鸿暗暗对伍连道。这是娇蕊姊姊。年在二八有一。

姊妹中他最没羞的。不但房中技艺。无有不好。还喜欢拿我等姊妹开心。贪嘴的不够。

他又胖。故有绰号。叫做。肉蒲团。伍连观看娇蕊。果然生得丰盈饱满。只是浑身的肉儿结实。未有半点垂坠

的。再看他裆下有两条发辫。长有三尺。漆黑如墨。

不是别的。却是他的阴毛编成。有名唤做。青凤尾。

但见。

青丝缀成双凤尾。编起万锦分裆翠。

锁阳权做困龙索。飘摇滴下相思泪。

这娇蕊淫心早动。候到此刻。那凤尾早叫阴露湿透。滴滴答答。撒了一地。

这娇蕊就使凤尾的梢儿滴下阴露。浇了琼璧的后庭花。又将玉器一头。送进自家洞中。抽送几回。捅结实了。

另一头翘在阴上。好似生了个阳具。就把住了琼璧的玉尻。往后庭花中一送。但闻琼璧音似燕啼长风。娇蕊声若莺

啭花间。两个没羞的丫头。便在伍连眼前快活起来。此刻边上的玉瓶。看得满目春风。那里耐得。

道声。好个马童。前门不做。反做后门。待我来消受他。那边玉瓶早将身子躺下。

叫琼璧身子。倒趴上面。头正对在裆间。绽开樱桃。现着红犁儿。把那丰饶肉邸。

上下耕耘。后面娇蕊。双手据榻。也是挺枪直刺。这琼璧遭这前耕后攻。越发没死活的乱叫。低头见着玉瓶金

玉渊。就在眼前。那肯放过。也破开檀口。使赤拨儿。乱弹柔琴。

正是。

玉股齐舒。纤腰尽展。

戏演无限春性。真欢喜是拨琴鬟。

莺声啭。玉如山枕。灵犀全吐。

高山流水。何时丢得不定。

这个哀愁那个娇。喂饱芳魂汤未尽。

那玉瓶叫琼璧舔的快活。嘴上叫不得。只嗓子里恰恰做声。好似鹊叫檐头。

一边媚露见了。拍手言道。端的是好风景。待我画来。伍连看那媚露。却似文姬。

昭君。别有一品。

但见。

脸如莲萼醉仙倾。馨香酥体应赋沁。

袅娜纤腰可入画。眉弯新月能邀星。

彩鸿道。这是媚露姊姊。绰号唤做。笔插儿。他的春宫艳画。乃是绝世佳品。

但见媚露早在桌案上铺纸摆砚。架开腿站了。正县出阴户。却是酥白一片。

半根阴毛未生。

但见。

温紧香干口赛莲。红馥香腻惹人怜。

一线春隙洗墨泉。伴汤掬水润笔尖。

彩鸿取了画笔。去那媚露阴核上扫拨。立时有一股清流。湿津津滴下。彩鸿忙取砚台接了半池。笑道。媚露姊

姊画得好工笔。全凭他的露水化墨。有名的唤做。文姬遗墨。只是姊姊做画。少了彩鸿却不成。皆是要我砚墨的。

就也褪尽衣裙。伍连见他。身虽幼小。却也丰姿。

但见。

轻盈腰身可回风。俏翘双莲点丹峰。

修腿怎跑红媒线。粉藕做臂侍太真。

伍连问道。你可有绰号么。媚露答道。这傻小丫头。年不过二七。却是风月老手。最喜坐在人家身上骑马。人

称青锋飞燕的便是。又指了彩鸿胯上言道。将军。看这小丫头的羞毛颜色可艳否。伍连观看彩鸿阴上。矫矫绕绕。

藕荷色一团。

正是阴毛。下面一件阴户。珠圆玉润。鲜红粉白。尚未长成。

但见。

菡萏含苞依旧鲜。蕊芯未成蜜已藏。

往来千军寻常路。残羹一注替主欢。

媚露言道。将军。这毛儿黑。白。黄的常见。只是这粉的罕见。有个名唤做。

菡萏苞蕊。那彩鸿叫媚露说得羞臊。叫声。好姊姊。休要烦人了。做画要紧。

就取了一件玉的藤津来。探手摸湿了阴户。把藤津送入。抽送数次。插到了头。

就夹紧了仰卧在地。那媚露背向彩鸿。抬尻露阴。将玉器对着阴户。向下坐稳。

就扭动腰肢。恰似个磨盘。在彩鸿身上转个不住。彩鸿双手扶定其腰。前推后摇。

媚露立时啊啊嘶声。似寒鸦叫惨。彩鸿也是呀呀气喘。若婴儿索乳。阴户上叫玉器带出许多汤来。淅沥汲汲。

尽是水流潺潺。约磨了百转。媚露拍那彩鸿道。

好妹妹。火候好了。且住一住。彩鸿立时住了手。两下抽出玉器。彩鸿研墨。媚露观看那边三个淫妇。尚未分

出胜败哩。再觑伍连。那里见过这般阵势。早是目瞪口呆。媚露暗道。此刻不画。更待何时。提笔在手。边喘边画。

正是。

风情妖冶天生就。冰雪肌肤清瘦。

厌把双娥题。持玉杯。

手殷勤。拨得墨汁够。

就有暗香。情生且且。

难得好画。春兴浓如酒。

这媚露下笔如风。不一刻。将一幅春宫展在伍连眼前。伍连观看。画的却是他与小妹交媾的样子。果然形效神

似。心上火烧火尥。怎耐得淫欲。四下寻找。

却不见小妹。彩鸿道。将军可是寻我家小姐。且随我来。就叫姊妹们收了戏法。

押伍连入了后帐。却见帐中一个绣花的屏风。后面一张金塌。那小妹玉体横陈其上。只看不清晰。彩鸿道。我

家小姐思念将军。茶饭懒咽。日久必生出病来。

待奴婢我替小姐宽解一番。就绕过屏风。将小妹揽入怀内。以口舌之力。慰主芳心。

正是。

一个嫩姣娃。一个姣娃嫩。

两个嫩雌儿。并作一堆儿。

一曲低声吟。一支娇声叫。

红香慰玉雪。吃得唇膏腻。

那伍连闻听小妹。初鼓莺啭花间。再鼓鹊叫檐头。不一刻寒鸦号惨。忽一声燕啼长风。渐渐婴儿声细。那里还

定得住心意。那边小妹虽快活一回。心里反倒念那伍连更紧。甚娇羞。低声道。我熬不得了。趁他心猿意马。便唤

他进来。成了好事罢。彩鸿言道。小姐。不可如此。小姐且熬那宋将的性子要紧。待捉回宋将为媒。一则没得推脱。

二则煎熬不过。好事成矣。小妹闻听。叹一口气。笑道。

傻小丫头。倒有见识。依你便是。彩鸿欢喜。传令押了伍连回转后营。再看那小妹粉面红潮。没有褪的。心头

痒痒。反倒难捱。就拉过彩鸿道。好妹妹。他陪不得我。你却陪得。彩鸿笑道。小姐那屄里面又痒了不成。若待不

得姑爷去挠痒。

彩鸿去寻个后生来便是。小妹骂道。小娼妇。看我扯你的嘴。我便要嫁他的。

怎可混来。彩鸿笑道。小姐这般用心。也是他的造化了。就取去出一件伪器来。

一主一婢。又做了幅磨镜图画。不提。再说那伍连一人押回后营。想着。那般小淫妇如此快活。盖世鲜见。不

如应了他。也好快活一世。正思淫欲。忽听有人笑道。

伍连。喜事到了。伍连抬头一看。只见一个道长。生得仙风道骨。站在眼前。

伍连道。道长。怎知我有喜事。道长道。那西云小妹在阵上不但未拿得宋将。反失了一件妖物。岂不可喜。伍

连道。那贱人今日并无出战。道长怎言他失宝。道长笑道。此乃明日之事。尔自然不知。伍连道。道长既会占卦。

且替我卜一卦。

道长笑道。可是要问那桩亲事。我正是来救你的。伍连听了。甚是惊异。再看四处。

看守的小番皆不见了。忙道。如此道长定是神仙了。既知我心。恳求道长救我。

道长道。那妖妇本是万锦山千花洞乌灵圣母的徒弟。自幼斩断赤龙。经血不行。

所以元阴半点未漏。惯于迷惑男子。专行采阳补阴之术。与他交媾。多半精枯阳涸而亡。他那几样妖物。皆是

阴秽之物成就。凭着他的一股阴气。打着人便阴损阳伤。不治而亡。捆着人便是宝刀也难割断。将人筋骨捆酥为止。

伍连闻听惊道。

道长救我一命罢。待回得营中。我家元帅。必有重谢。道长笑道。救你不难。

只是现在救了你。便坏了你的一件大功。伍连道。怎有大功。道长笑道。只要你与那妖妇成了好事。破了他的

素身。散了他的元阴。妖物失了阴气自然没了用处。

便是你的大功了。伍连忙忙摆手道。道长差矣。这妖妇如此厉害。我乃凡俗之身。

怕伤不了他。反被他害了。道长取出个小锦盒。放在伍连手中。言道。那妖妇虽有淫功厉害。这里却有两丸丹

药。你可拿去。明日成亲之时让他服下这粒金丹。

叫他只顾贪淫。耗尽阴气。你将这粒红丸吃了。自有金刚护体。性命无忧。

还有一管油膏。到时自有用处。我再传你一术。叫做。销阴法。待妖妇元阴使尽。

必要加害于你。到时施行此法。毁其淫器。算他不死。三日内。这孽障补不得阴气。

做不得妖法。取他首级如探囊取物也。伍连大喜。如此道长速速教我。道长道。

天机不可泄漏。伏耳过来。伍连将身探去。那道长忽的拔出宝剑。拦腰一挥。

将伍连斩为两段。伍连大叫一声。醒转过来。却是南柯一梦。再看手中。确是那个锦盒。回想梦中之事。甚是

惊异。且安睡一霄。明日好去行事。

正是。

妖妇逞阴挡天军。幸得冤家做嫁裙。

不入巫山留夜梦。怎知神女化朝云。

再说那西云小妹与彩鸿淫戏一宿。丢泄得三回。略有些倦了。只是要捉宋将做媒要紧。遂传令军士造饭。吃得

饱了。梳洗披挂。放炮出城。直至宋营讨战。

且说岳雷那日虽然胜了一阵。杀了完颜寿。但那牧羊城中尚有西云小妹守住。

他有异法。一时不能胜他。连差细作进城去打听伍连生死消息。并无回报。岳霆。

樊成被西云小妹打伤。在后营昏迷不醒。心中十分愁闷。正在与军师诸葛锦议论。

岳雷道。大凡兴兵。最忌的是僧道。妇女。他们俱是一派阴气。必然倚仗着些妖法。如今这妖妇如此厉害。伍

连亦被捉去。不知性命如何。诸葛锦道。请元帅放心。小将昨日细卜一卦。伍兄有天喜星相救。性命无妨。又仰观

干象。这金兵气暗。我军正旺。不日自有高人来相助。前日那妖僧如此利害。尚不能阻我大兵。

何况这女人。二人正在谈论。忽见小校来报。西云小妹在营前讨战。岳雷听了。

传令排齐队伍。亲到阵前。但见西云小妹坐在马上。娇声吆喝道。宋将快来受死。

岳雷道。那位将军与我擒来。话声未绝。闪出吉成亮应道。待小将去擒来。

摇动开山斧。拍着青鬃马。冲出阵前。大叫。蛮婆慢来。就一斧砍去。小妹见来得凶狠。不敢恋战。略战了两

三合。随手插进裆缝内。拨动阴核。阴汁酿出。湿津津淌了一指头。就在袋中摸出一个阴弹。润湿了阴汁。望吉成

亮面门上打来。

只见一道寒光直射。吉成亮浑身发抖。一交翻下马来。罗鸿见了。连忙挺起錾金枪。

飞马出阵。众人将吉成亮抢回。小妹见了。也不问名姓。举起绣鸾刀抵住便战。

两个战了七八合。小妹又去拨出露汁。湿了指头。就取出那个阳弹打来。浸润了露汁。把罗鸿的眉毛多烧个干

净。跌下马来。小妹正待举刀砍下。只见牛通大吼一声。休得动手。太岁爷在此。摇刀直取小妹。救了罗鸿。小妹

道。不好了。

不知是那个庙里十王殿失了锁。走出个丑鬼来了。那牛通抬头一看。

见小妹生得。

别样佳人鬓如云。素帛掼甲越娇嫩。

眉分柳叶瑶池醉。脸带桃花玉门春。

血战沙场心头事。迎风谁是牵线人。

可怜神女孤零醉。但求雨润渡更深。

牛通道。你道我丑吓。我家中有个老婆。会将石元宝打入。你这蛮婆。也会弄玄虚。不如做了我的小老婆。倒

也是一对。小妹大怒。骂声。丑鬼。休得胡言乱道。看刀吧。一刀砍来。牛通举刀架住。搭上手战了十来合。那小

妹那里敌得住牛通。要转马败走。牛通却逼得紧。小妹慌了。二马错蹬。就在腰间取出白龙带。去胯下拨开暗缝。

将阴户上残汁剩露一擦。就祭在空中。喝声。丑鬼看宝。

牛通见那小妹手发白光。抬头一看。只见一条白龙。夭夭矫矫。落将下来。

将牛通紧紧捆住。小妹眼见捉住了牛通。催马赶来。不知这牛通性命如何。有分教。

一厢情愿。撇下了骨肉伤残。要做个秦晋好合。万种痴情。妄想那英雄品貌。

倒贴了百媚千娇。

正是。

丈夫渴饮刀头血。淫妇饥食并蒂莲。【完】